



叙事诗

丛刊



XUSHISHICONGKAN 第一期

叙事诗丛刊

第一期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叙事诗丛刊

(第一期)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6.625印张 5000行

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,4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83 定价 0.51元

目 录

• 叙事长诗 •

- 母与子(选载)顾 工(1)
鸡公山歌陈有才(40)

• 小叙事诗 •

- 大别山传奇李长华(72)
在分花生的时候张志玉(87)
花城行王亚东(96)

• 民间传说 •

- 猎歌海鹏彦(104)
龙女和张郎陈 倩(122)
传说与“假村”黄同甫(133)

• 儿童诗 •

- 周总理在沈阳的故事恩 铭(140)
捉蛴蛴儿钟庭润(149)
蝙蝠的故事马卉欣(160)

• 名诗欣赏 •

- 报信姑娘李 季(164)

读李季的《报信姑娘》王 毓 (181)

• 叙事诗知识讲座 •

叙事诗的发展与《孔雀东南飞》叶 鹏 (188)

叙事诗漫谈李清联 (204)

母 与 子

顾 工

这首诗，是长诗《战神和爱神》中的一章（第五章）。长诗的前半部是写在抗战后期沦陷的上海，有一位男电影明星白宙，他在未婚妻洛英的革命思想推动下，走向解放区，参加了新四军。白宙的父母都曾参加过北伐。以后，他的父亲邢文道追随国民党，背叛了革命；他的母亲丰去疾便和邢文道决裂，丢下男孩出走，奔向井冈山，并在那里生下了遗腹女丰芒。丰芒在革命的摇篮里渐渐成长，成为一名坚强的医务和文艺工作者。

二十年后，在解放战争中，邢文道率兵进犯解放区，在溃退时，遇到丰去疾带领民兵和地方兵团配合主力部队堵截，这使邢文道惊恐万状。在这时他却俘获了负伤的白宙，想利用白宙去打动丰去疾的心，给他留出一条逃生的路。白宙在人伦、人性、艺术至上等言词的蛊惑下，便甘当说客来拜见母亲丰去疾。这章就是描述他们母子相晤时的复杂心情和戏剧性的场景。

母亲——丰去疾，

现在是区党委的书记，
她有炯炯的眼神，
矫健、昂扬的身躯。

是鲁南地区老大娘，
最普通的装扮和衣履；
匣子枪和连发子弹，
是她长年贴身的伴侣。

她那呼啸着的生命，
充满色彩，充满传奇，
有很多热心的中外记者，
都来访问过她的经历。

她喜欢带着采访的人，
走进山坳，走进高粱地，
让他们和游击战士絮谈，
在战争中怎样创造奇迹。

每次谈论到她自己，
却只有简单地描叙——
“五四”运动时穿着短裙，
向挥舞马刀的军阀冲击……

在南方参加过各种集会，
在农民讲习所聆听马列主义；

北伐军轰轰烈烈地北伐，
她也飞身跃上铁军中的铁骑……

在上海目睹反革命的屠杀，
她悲忿地怒斥家中的叛逆；
她扔下男孩，怀着女儿，
奔向井冈山，奔向苏区……

冲破一次次反革命围剿，
冲破皖南事变的弹雨，
她踏倒无数死神，
随军冲到洪泽湖地区。

二

丰去疾不喜欢把自己一生，
详详细细、有声有色地描绘；
这种梗概性的叙说，
使许多记者感到索然无味。

但若深入到人民中间，
走进战士的掩体、队列，
谈起她个个都会眉飞色舞，
都热烈讴歌，大声赞美。

一个稚嫩的女学生，

怎么会变得激昂、雄伟？
一个和叛逆决裂的妇女，
怎么能如此地奋勇无畏？

这里没有特殊的秘密，
只是因为呵，只是因为——
毛泽东思想——革命的真理，
使她看到生活、生命的光辉！

她在许多城镇，
担任过地下交通员，
她在许多山区，
领导过敌后武工队。

不久前她还乔装改扮，
再次来到上海秘密集会，
把党的重要指示商讨，
又把机密的决定带回。

在上海她多想见到
失去多年的儿子，
却只能和儿子的未婚妻，
在公园里轻拂泉水……

她也深深系念
那救死扶伤的女儿，

她是不是和不相识的兄长，
曾在行军的途中相会？……

三

纷纭的往事，
都已经风驰电掣，
纷飞的战报，
正演奏新的战歌。

丰去疾刚刚开罢联席会议，
对当前的斗争作出重大决策：
地方兵团要会同民兵，
把进犯敌人围歼在沂蒙南侧。

决不能放过
溃逃的一兵一卒；
决不能漏网
南甯的一炮一车。

在沂河南岸，
撒开钢铁的链锁；
让敌人在河滩上，
都人倒枪折。

多少旧恨新仇，

都涌簇上她的心头；
多少流失的岁月，
已在记忆中雾盖云遮……

邢文道——邢文道，
这张模模糊糊的面孔，
今天又突然逼近，
又闪现出怪异的神色！

久压的积怒，
象火山喷射；
复仇的烈焰，
比岩浆炽热。

个人的恩怨，
可以弹指一挥；
但对革命的背叛，
必须给予历史的斥责！

四

丰去疾在茅舍中，
凝望着军事地图，
地图上耸立着
沂蒙山的七十二崮。

敌人想在每个岗顶，
插上青天白日的黑旗；
但每面折断的旗杆下，
都是他们的坟墓。

邢文道统率着王牌师团，
象一群俄疯的狼虎，
昨天越过东汶河的河滩，
今天又扑向沂南的界湖。

邢文道连连向南京报捷，
每个字句都是眉飞色舞：
“我军即将荡平沂蒙山区，
前锋直逼胶济铁路。”

但阿瑞斯这位战神，
却没有张开黑翅进行庇护，
在泰安东侧打响的排炮，
很快消失在深深的山谷。

准备夹击的南下兵团，
从济南城关癫狂地突出，
但在莱芜的冰峰雪野上，
也折腾得全军倾覆……

丰去疾用锋利的目光，

注视着地图上的红色箭簇，
它正从四野八荒，
射向邢文道逃奔的山路。

邢文道丢掉全部辎重，
回过头向着南方猛突；
丰去疾已接到陈毅的电令：
把他们在山口截住！

五

在激战的前夕，
常有一段漫长的沉寂，
这沉寂并不使人轻松，
只感到更重更重的压抑。

是不是每个结合部位，
都已结合得非常严密？
是不是所有阻击的防线，
都能喷吐杀敌的火力？

丰去疾静静地谛听，
即将爆发、升腾的烟缕，
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，
打断了她深沉的思绪。

不是情况的急速变化，
也不是请示捕捉战机，
而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，
令人惊讶、纳闷的信息：

“擒获到一个商贩，
他的行踪、模样非常可疑，
神色仓惶不定，
踉跄跄来自敌人的阵地。

“他似乎有满腹心事，
前言搭不上后语，
他要求和您赶快见面，
说怀有极为重要的机密。”

丰去疾轻轻放下电话，
对这不速之客默默分析，
要看看他变什么魔术，
会玩弄些什么样的把戏？

她曾捕捉过、审讯过
各色各样改头换面的仇敌，
现在这个可疑的角色，
不知将戴一副什么面具？

六

茅舍的旧木板门，
吱吱呀呀地开闭，
两个女民兵押着“商贩”，
走进这指挥部的屋里。

“商贩”凌乱的发络，
遮住泛着黑晕的眉宇，
浑身上下充满着激动，
每根神经都这样惊悸！

这个“商贩”还很年轻，
还有种不同凡俗的傲气，
若仔细观察他苍白的额角，
更会使人感到深深的惊异。

他的嘴唇和下颌，
都在微微地颤栗，
仿佛含有无穷的辛酸，
和难以言传的委屈。

丰去疾默默打量，
越来越感到锥心的惊奇，
脸庞是这样的陌生，

却又是这样的熟悉。

两位女民兵退出门外，
屋内的空气更加沉郁，
在青年搐动的脸颊上，
滚落大颗大颗的泪滴……

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
青年的喊声象是霹雳，
他推开面前的桌椅，
扑倒在潮湿的泥地。

他攥着丰去疾的手，
紧贴着紧贴着自己，
他久久地呜咽，
久久地低低抽泣……

七

他，他是自己的儿子？！
猛地扑到面前，跳出记忆，
二十年前离开上海时，
他曾把他忍痛遗弃！

他是在叛变的父亲身边，
渐渐长大，咿呀学语；

她常常为他难过，
也时时为他忧虑。

一直在这样的希冀，
他不要在虎口里扮演戏剧；
一直在殷切地盼望，
他不要在泥潭中纸醉金迷。

后来听说在银幕上面，
他出头露角，沾沾自诩；
后来又见黄色画报封里，
把他推崇为电影皇帝。

一年前她奉命回到上海，
曾和地下党密切联系，
多想和儿子见面、相亲，
多想能把他挽救、争取。

但他周围有多少密探，
在盯视着他的踪迹；
她只得向洛英提出请求，
去敌后时 also 把他带去。

是的，值得庆幸、欢喜，
儿子终于在新四军迈开步履，
还听说他在战士、农民面前，